

—書刊評介—

少數民族與精神健康

李亦園

Reality and Dream: Psychotherapy of a Pains Indian, by
George Devereux.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Co. Inc., 1969. xiv 613+ pp.

這是一本舊書的新版（原版年代爲一九五一。新版書除去一篇新序外，內容亦有若干增改）；這本書不但值得再版，而且也值得寫一篇推介的文字。

作者 George Devereux 是一位人類學家，同時也是一位心理分析學派的臨床精神醫學家，或者更時髦地說，是一位民族精神醫學家 (Ethnopsychiatrist)。這本書是他治療一位深受現代文化影響的印地安精神病人的全部紀錄，以及分析研究的報告。我在這裏所要介紹的，自然不是他如何治好這位印地安病人的過程或方法（我是一個學人類學的人，而不是一個精神科醫師），而是 Devereux 在他研究分析中所發揮出來的一套文化、人格與精神病患之間關係的理論，以及在文化交錯 (transcultural) 情況下，如何維護個人及社羣的精神健康的問題。

人類學家之所以與精神疾病和精神健康的問題連上關係，是因爲自三十年代以後人類學領域中「文化與人格」(culture and personality) 理論的發展所致。「文化與人格」學派的基本理論認爲：「人格」固然是以生物性的存在爲基礎，但其塑模與形成却大部份是「文化」的力量。一個文化不但塑模了其成員的人格特徵與趨勢，而且規定了其成員感受精神病在質與量上的可能範圍。一般而言，患精神病的原因除去明顯的是因神經系統先天性

或後天性的損毀外，主要的是由於外在的文化社會壓力加諸於個人身上，而個人心理狀態不能承受這種壓力，乃產生矛盾、衝突、憂慮的現象；這種矛盾衝突不能以適當的方式予以解決時，個人便無法維持精神的均衡，因而產生異常甚至於崩潰的現象。文化在此一過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文化不但限定了外在壓力的種類與大小，同時也限定了其成員對外在壓力感受的程度；不同的文化經常有不同的防衛方法協助個人抵抗外在的壓力，因此不同的文化中精神病患的比率便有不同；不同的文化也經常因為內容與結構的不同，致使若干種類的精神疾病較易於出現，甚或鼓勵若干特殊精神病的形成。換言之，文化就像一面篩子，存在於外在壓力與個人人格之間；這一面篩子，一方面協助個人防衛壓力的侵入，以免引起精神疾病，但一方面却又限定了精神疾病的數量與型式。文化人類學家與精神醫學家所共同涉及的問題便是這一過程，而他們共同興趣的項目則包括如下各種：

(一)文化形成防衛機構的問題：每一文化都有其特殊的設計(device)，以協助個人抵抗外來的壓力，以免引起心理或精神的不正常現象，這種設計可能是特殊的社會形態，可以使壓力消弭於未然，也可能是一種特殊的思想或精神叢結，可以使個人心理或精神的矛盾衝突昇華或消弭於無形。

(二)精神病症在各民族文化中不同頻率的問題：因為文化所形成的防衛方式有異，有些文化的防衛方式較為成功，所以其精神病例便較少；反之，精神病例則較多。這不僅是理論上的問題，而且是實際上的現象。同住在新加坡和馬來半島的三種不同民族：印度人、中國人和馬來人，他們之間精神病患的比例差別是4：2：1。夏威夷島上六種不同民族精神病患的比例也是大有差別的。

(二)不同民族精神病種類不同以及特殊精神病例的問題：以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為例，歐洲人、非洲人和亞洲人在疾症的表现上便有很大的差異；精神抑鬱(depressive disorder)的現象，較少見於初民社會及發展中的社會，也是常被提及

的例子。至於不同民族出現特殊精神病症的例子，有許多是人類學家和精神醫學家所樂道的，例如 Chippewa 和 Ojiva 印地安人的「水心食人」症 (witigo psychosis)、馬來人的 amok、latah、中國人的縮陽、海地人的 voodoo、日本人的 shiukeishitsu 等，都是帶有特殊文化或地方色彩的精神病症。

(四)精神異常與正常的問題：不同文化不但出現不同的精神疾病比例和類別，而且他們對精神異常的標準也頗有不同；在某一社會認為是精神異常的狀態，在另一個社會則可能認為是正常的。十九世紀時代歐洲上流社會女子所流行的 hysteric 式的昏倒，在當時是一種風尚，現在看來是一種病態了。東亞的很多民族（包括中國人在內）經常利用精神異常的人作為神媒 (spirit medium，亦即與神交通的人)，在這些民族中，此類神媒不但認為有精神異常的狀態，而認為是具有特殊能力的人，並且反而可以為別人治病。

(五)精神健康與泛文化精神醫學 (cross-cultural psychiatry)：既然文化就像一面篩子一樣，環繞在個人的周圍，一面防衛，一面選擇個人所能感受的精神疾病，所以也只有通過這篩子的結構組織，才能對其成員患染的精神疾病加以有效的治療，這是泛文化精神醫學的特點。換言之，精神疾病在某種情形下可看作是「相對性的疾病」，因此只有經由該文化原有的設計，才最易克服患者身心的困難，而達到治療的意義。但是站在全人類的立場看，每一文化亦有其不理性的成份存在，特別是在急劇變遷的環境下，外來文化對土著文化的衝擊，其間所引起的變化至為激烈，個人心理生活所產生的衝突也最為明顯。一個社會如何在外來與固有文化之間有所取捨，以維持其成員的精神健康，不僅是精神醫學者所注意，也是所有社會科學家所關心的問題。

George Devereux 這本書雖以治療一個印地安人精神病者的過程為主，但實際上其基本理論架構也就是上述所論各點。Devereux 所治療的印地安人是平原印地安人 (Plains Indian) 的一族，為了要替他的病人保守秘密，他用了狼族 (Wolf) 一假名。

以代稱此一病人所代表的族名。此一平原印地安狼族的病患，生長於傳統的印地安村落，但長大後却與白人接觸甚多，並應徵為軍人到歐洲，因此受到白人文化的影響很深；他的精神病也就是由於身處兩文化之間而引發的。這種處於兩種文化之間的衝突，作為一個文化的弱小者，應該傾向於高文化的認同，或者回復到他原有文化的範疇去呢？Devereux 認為，至少站在精神醫學者的立場而言，應該讓患者恢復本來的面目。所以在整個治療的過程中，他不但着重於使患者恢復狼族傳統的自我，而他治療的方法甚至借用平原印地安人的傳統文化設計。傳統的平原印地安人的人格特徵之一是易於幻夢；幻夢實際上是一種文化所鼓勵的防衛機構，用以使個人抵禦惡劣環境所加的壓力。每一個平原印地安青年在成年之前都努力找求幻夢，甚至用各種不同身體受苦的方法以求夢幻。在夢中所見的事物，多被認為是神的指示；夢幻越多，即是神的關心越厚，有了神的保護，平原印地安才能勇敢地成為族中的戰士。平原印地安人把夢幻中所見的事物都認為是真實的，經由一些年老的解夢者，他們就能以夢中所見賦之於現實的施行。Devereux 即是利用這一平原印地安人的防衛機構，協助他的精神病者克服困難。這個印地安病人的特殊病況之一是愛作惡夢。Devereux 就以一個解夢者的地位，引導病人藉夢中的啓示以克服現實的困難，所以他用**現實與夢想 (Reality and Dream)**作為他的書名。

從這一治療過程看來，一個精神科醫生在處理少數民族的精神病患所應有的立場，以及他對於被治療病人的文化背景的瞭解是多麼重要。今日在美國境內，少數民族的問題正是所有社會混亂的基本原因。除去黑種人外，印地安土著、波多黎各人、古巴難民以及南方的墨西哥移民都各自成為問題的一面。如何使這些少數民族在兩種文化衝突之中得到調適，以維持其精神的健康，該是許多問題的關鍵所在；但是對於那些不調適者，那些因衝突挫折而產生精神異常的人，精神醫學家對他們的治療和對他們的責任是什麼，Devereux 這一本書，提供我們一個很好的解答。